

聖嚴研究 第十輯

Studies of Master Sheng Yen Vol.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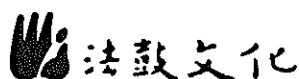
二〇一八年五月

聖嚴思想論叢 [10]

聖嚴研究第十輯

Studies of Master Sheng Yen Vol.10

編者	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
出版	法鼓文化
主編	楊蓓
封面設計	黃聖文
地址	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186號5樓
電話	(02)2893-4646
傳真	(02)2896-0731
網址	http://www.ddc.com.tw
E-mail	market@ddc.com.tw
讀者服務專線	(02)2896-1600
初版一刷	2018年5月
建議售價	新臺幣420元
郵撥帳號	50013371
戶名	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法鼓文化
北美經銷處	紐約東初禪寺 Chan Meditation Center (New York, USA) Tel: (718)592-6593 Fax: (718)592-0717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調換。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聖嚴研究. 第十輯 / 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2018. 05
面 ; 公分
ISBN 978-957-598-782-4 (平裝)

1.釋聖嚴 2.學術思想 3.佛教哲學 4.文集

220.9208

107004966

聖嚴研究

第十輯

目錄

聖嚴法師結合漸禪法門與頓禪法門之教法和宗風意義

越建東 7

一、前言	9
二、對頓法的核心解釋	12
三、頓漸結合的作法、依據和問題	20
四、以「明行原理」來分析與解套	22
五、頓漸結合的宗風意義	30
參考文獻	34
英文摘要	36

開山宗長與聖嚴法師「寰遊自傳」的角色意識

吳光正 39

一、如來家業的擔荷者	41
二、法鼓理念的建構者	63
三、教派認同的策畫者	77
四、結語	102
參考文獻	104
英文摘要	106

《楞伽經》與聖嚴禪學

——定慧之修的傳統與當代性	林佩瑩 107
一、前言	109
二、《楞伽經》	109
三、楞伽師	115
四、禪與實修	117
五、聖嚴法師的禪學	121
六、結語	134
參考文獻	136
英文摘要	138

略論聖嚴法師對《維摩經》的闡釋

——從《維摩經》解經學傳統看	龔雋 139
一、中國中古《維摩經》疏的討論	142
二、近代「人間佛教」運動與聖嚴法師之《維摩經》講疏	163
參考文獻	170
英文摘要	174

✓ 聖嚴法師的觀音思想與法門研究	黃國清 177
一、引言	179
二、從聖嚴法師與觀音菩薩的因緣談起	180
三、救濟型觀音經典的教導與深化	188
四、智慧型觀音經典的詮釋與指導	203
五、結論	213
參考文獻	216
英文摘要	219

聖嚴法師的觀音思想與法門研究

黃國清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 摘要

聖嚴法師自幼接觸觀音信仰，一生中常修觀音法門，特別是在佛法學習需要突破或佛教事業受到困阻之時，透過持念觀音聖號或〈大悲咒〉，獲得感應體驗，化解難題。晚年更將法鼓山定位為觀音菩薩的道場。他與觀音菩薩的因緣至為深厚。身為佛教學者與佛法行者，在其觀音經典論述中，學術觀點與經典意趣交織，彼此並不相違，學術考證多用以說明經典流通的時空因緣；論及修行方法與佛法真理，學術考察或是幫助經義解明，或因自身局限而須讓位於經典本身的思想與實踐內容。聖嚴法師講解觀音經典非出於學術研究興趣，而是發自指導學佛大眾修學佛法的悲心與智慧。

個人的宗教感應內容難以言傳，對於聖嚴法師的觀音思想與觀音法門，可通過他對觀音相關經典的詮釋而獲得了解。聖嚴法師對主要觀音經典的修持方法或思想內涵做了詮說：〈普門品〉的一心持念聖號與大慈大悲精神；〈六字大明咒〉的恆誦六字神咒與慈悲智慧表徵；〈白衣大士神咒〉之持念消災化吉；《延命十句觀音經》之常念消解病苦業障

及皈信三寶續佛慧命；〈大悲咒〉的滿足眾願乃至圓成佛道；《楞嚴經》「耳根圓通法門」的返聞自性之聲；《心經》的觀照五蘊之空。聖嚴法師不否定觀音法門的宗教感應，在滿足世俗性祈願之後，更勸進修持者皈信三寶，修學正法，朝向真理的體悟。在觀音經典詮釋當中，他特別重視「耳根圓通法門」與《心經》的詳細解明，與禪宗參悟及觀空自在的法門得以銜接。

聖嚴法師一生投入人間淨土建設，人間國土的淨化有賴依正信佛法而進行集體的努力。他宣示法鼓山為觀音菩薩的道場，此道場有他率信眾持念〈大悲咒〉而感得的因緣，他勉勵法鼓山信眾須有自信成為觀音菩薩化身，共學共修，護持與弘揚佛法。效法觀音菩薩的慈悲與智慧，展開實際的理解與行動，修行大乘菩薩道，時時處處淨化自己、有情與世界。

關鍵詞：聖嚴法師、觀音思想、觀音法門、觀音經典、人間淨土

一、引言

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是當代臺灣著名的佛教思想家與實踐家，他將佛教的解與行進行深層的結合，並將自己的佛法體悟以淺明易懂的表達方式向佛教社群與社會大眾推廣，倡導此時此地的人間淨土建設。聖嚴法師出生於中國江蘇，自幼出家，在佛法學習艱困的環境下排除萬難，爭取進入辦學條件不足的佛學院，致力吸收所有能夠接觸到的佛學知識，累積未來深入經藏的基礎。一九四〇年代末期面對時代巨變，渡海來臺，勉力自修佛學，發表文稿與著書弘教，期間還曾閉關閱藏六年。更在已過不惑之年負笈東瀛，進入大學院校深造佛學，取得碩士、博士學位，建立厚實的佛教學術能力。完成學業之後，先受邀赴美弘揚佛法，教導中華禪法，帶動禪修風氣。後來返回臺灣開闢與拓展佛法教化基地，以「提昇人的品值，建設人間淨土」之理念，發展農禪寺，開辦佛學教育，創建法鼓山，申設法鼓學院，形成遍及全臺各地並向世界伸展的法鼓山教團。綜觀聖嚴法師一生往來於臺灣與西方教授佛法與禪修，足跡遍及全球各地，孜孜不倦地為人類世界的淨化投入全副心力。此外，聖嚴法師也以其深厚學養與實修領會開出自己的佛法思想，融鑄印度佛學、中華禪法、空性與佛性、漢傳佛教精神於一爐。

聖嚴法師集佛教的學問家、思想家與實踐家於一身，懷具對眾生的寬廣悲心，開展規模弘大的佛法文教與慈善事業，帶出適應現代的佛教修學形式，深入淺出而不流於世俗化、淺薄化，日復一日化導群生而從不感到疲厭，是什麼樣

的教理體驗與精神動力支撐著如此弘深的典範性菩薩實踐？檢視聖嚴法師的傳記資料與佛學撰述，他與觀音菩薩的感應因緣及閱讀觀音經典的佛法領悟，是非常值得探討的面向。觀音菩薩是與中國佛教結下密切因緣的聖者，觀音法門自古以來為眾多佛子提供修學引導，給予宗教慰藉，不論是佛門已皈依善信還是民眾宗教敬拜者，觀音菩薩是普遍擴散的信仰對象，處處有信眾常念觀音名號，禮拜觀音聖像。^①佛法修學包含知、情、意三個向度，就信仰層面而言，聖嚴法師自幼接觸觀音信仰，學佛困頓時向菩薩尋求加被，佛教事業的重要轉折向菩薩祈願，更將法鼓山定位為觀音菩薩的道場，還為追隨者留下詮釋觀音經典與教導觀音行法的專門著述，透過對其觀音思想與觀音法門進行詳密的審視與研究，將裨益於他一生的思想與行誼的解明。

本文通過對聖嚴法師著作的細密爬梳，從兩大面向來探討聖嚴法師的觀音思想與觀音法門：其一，就其一生與觀音菩薩的深重因緣做為思考的起點；其二，就其所有觀音著述考察其間所映現的思想特色與實踐指導，綜合起來給出完整的呈現。

二、從聖嚴法師與觀音菩薩的因緣談起

聖嚴法師自言在其一生，沒有一天非沐浴在觀音菩薩的

① 參見于君方著，陳懷宇等譯，《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頁485-492；李利安，《觀音信仰的淵源與傳播》，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頁390-443。

恩光中。^②在其自傳體著作《歸程》一書裡面，提到與觀音菩薩的最早遭遇經驗，是他的母親加入鄉間的「觀音會」，這是一種民間宗教的信仰形式，由二、三十位婦女所組織，每年舉行三次法會，供奉一幅木質菩薩畫像，祭典在會眾家中輪流主辦，由大家共同繳交會費以支應法會開銷。法會進行的方式不外誦經、念聖號，不會念經者便跟著稱念聖號。當輪到家中舉辦時，聖嚴法師的母親隨眾持念聖號，也要家人跟著念。另外，他的兄姊有人加入「理教」，曾帶他參加過一次法會，念經之外還有講道。理教是佛道二教的混合信仰，大殿所供的金身佛老爺即是觀音菩薩，另在樓上供奉該教二位祖師，殿前亦供有彌勒與韋陀。^③理教是產生於明末的民間祕密宗教，其楊祖出身於道教全真派下，相傳曾感得觀音菩薩化身老人前來度化，授與《真理法經》，因此以觀音菩薩為信仰中心，宗教內涵是站在道教立場而兼採儒釋二家教義，將觀音菩薩擺放在道教的大羅天上，宣揚教忠教孝、恪守五戒，特重禁酒戒菸。聖嚴法師認為理教這種混合拼湊的宗教型態雖未必理想，但化世導俗的努力仍值得鼓勵。^④聖嚴法師籍貫江蘇南通，俗家本在狼山腳下不遠之地，因大水患而遷移到常熟，他後來則出家於狼山廣教寺。狼山是個觀音菩薩道場，他自小聽聞狼山「大聖菩薩」的顯聖故事，聲名遍及蘇北，婦孺皆知，治病、解疑、濟難，靈

② 參見釋聖嚴，《佛教入門》，《法鼓全集》5-1，頁215。

③ 參見釋聖嚴，《歸程》，《法鼓全集》6-1，頁43。

④ 參見釋聖嚴，《比較宗教學》，《法鼓全集》1-4，頁229-236。

驗事跡口耳相傳。聖嚴法師後來特別考察了這位大聖菩薩，他是《宋高僧傳》所載唐·泗州普光王寺的釋僧伽，來自蔥嶺之北某國，頗有神異，因其曾現十一面觀音像，世人認為是觀音菩薩化身。^⑤幼年時期這些接觸觀音菩薩的經驗，應已在他心靈中留下某種印記，但就聖嚴法師的記述文字讀來，對其觀音信仰的形成來說似乎尚屬於啟蒙階段。

聖嚴法師在十四歲時出家，師父為他講說的第一個故事，便是宋朝永明延壽禪師向觀音菩薩求智慧、得智慧的修行事例。因為他學習較為緩慢，師父教導他每天早晚至少向觀音菩薩做二百次禮拜，他拜了半年多，並且邊拜邊進行觀想：觀音大士手執楊枝，以甘露清涼淨水灑在自己頭上。禮拜觀音菩薩的特殊體驗，似乎讓智慧有所開啟，厚厚一本《禪門日誦》於數月之間竟能熟背。^⑥後來他被帶到上海的狼山下院大聖寺，天天過著經懺生活，時逢靜安寺創辦佛學院，興起想就讀之心，向師父上人懇請，卻遭師父以程度不足為由拒絕。他在失望之餘，每日夜裡起來禮拜觀音菩薩，半年後終如願成為靜安寺佛學院的插班生。^⑦靜安寺求學期間，所教的佛學課程是大學程度，內容艱深，加上印度與中國佛教諸派諸宗之不同系統學說同時教授，理

⑤ 同註③，頁 56-74。然而，聖嚴法師在《步步蓮華》（《法鼓全集》6-9）一書的〈三五、狼山廣教寺〉，說到大聖菩薩是大勢至菩薩的化身（頁 136-137）。

⑥ 聖嚴法師說到這段時間的禮拜觀音菩薩經驗，讓他對觀音法門的印象特別深刻，這一生再也沒有離開過觀音菩薩。參見釋聖嚴，《評介·勵行》，《法鼓全集》3-6，頁 221-222。

⑦ 同註②，頁 216。

解不易，另有國文、英文與數學等世學科目，只有小學四年級程度的聖嚴法師在學習上面臨極大挑戰。^⑧在佛學院中，聖嚴法師一面日日拜誦〈大悲懺〉，一面學習與消化艱澀難懂的佛學義理。戰亂時局，連學僧也將被迫徵調當兵，大家在無奈之餘只能更加努力拜懺禱罪，徵兵計畫就在臨到他們之前嘎然中止，使他們免除一場投入戰場的「兵劫」。聖嚴法師相信這是觀音菩薩的慈悲護念，體會到拜懺功德的不可思議：「『拜懺』的確可以消除有情眾生身、心，以及種種境界、心理、肉體、精神的障礙與坎坷。」身體瘦弱的他有段時間加入軍隊，經常利用行軍與晨操跑步默念觀音聖號，平安度過軍旅生活。隨軍來臺之後，他重新剃度出家，虔求觀音菩薩賜與一處靜修用功的道場，終於找到高雄美濃的朝元寺閉關六年，仍是每日禮拜大悲懺法，祈願觀音菩薩的慈悲加持，佑助他能夠克服重重難關障礙，成就過去以來所立下的行願。由於多次的感應經驗，他對觀音菩薩的有求必應可說是深信不疑的。^⑨此期聖嚴法師為學習佛法而持念觀音聖號、禮拜〈大悲咒〉，所求多所靈應，並逐步領略佛教典籍中所載觀音菩薩的精神與義理，以深化觀音法門的修持體驗。

農禪寺建在東初法師遺留的一塊農地上，為中華佛教文化館的下院，本是簡樸的二層農舍與鐵皮屋，後來卻成為法鼓山的發源地。在「關渡平原都市計畫」實施後，農禪寺面

⑧ 參見釋聖嚴，《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8，頁21-22。

⑨ 同註②，頁216-217。

臨被拆除的命運，聖嚴法師必須尋覓一處具有長久性、安定性與未來性的道場新址，但花費數年仍未找著合適地點，時間愈趨緊迫。有位居士建議聖嚴法師帶領大眾（約千人）禮誦〈大悲咒〉二十一遍，祈求感應；當時擁有金山法鼓山現址土地的全度法師因經營勞苦，亦於隔日在觀音菩薩像前持念〈大悲咒〉，祈求有人接管此地，沒想到數日之後法鼓山的購地因緣便成熟了。^⑩聖嚴法師將此事歸功於觀音菩薩的賜贈：

法鼓山的覓得，是在一九八九年春天，我在農禪寺集合了一千多位僧俗蓮友持誦了二十一遍〈大悲咒〉的感應而找到。在這之前，我已花了八年的時間找地，始終沒有找到。所以，法鼓山是觀世音菩薩給我們提供的。因此，應當感謝的不是我聖嚴，而是大慈大悲的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⑪

在法鼓山的動土儀式之前數月，為山上的護法神靈舉辦了一次宣慰法會，三千多人參與這項盛會，由悟明長老、聖嚴法師帶領大眾在觀音殿前虔誦〈大悲咒〉。^⑫當法鼓山大興土木之際，美國的象岡道場亦同時興工，需要龐大的建設經費支應，聖嚴法師並不因此而憂慮籌集資金問題，認為沒

⑩ 參見釋聖嚴，《金山有鑛》，《法鼓全集》6-4，頁13-17。

⑪ 參見釋聖嚴，《法鼓山的方向》，《法鼓全集》8-6，頁123-124。

⑫ 參見釋聖嚴，《行雲流水》，《法鼓全集》6-8，頁42-43。

辦法時就持念觀音菩薩，祈請菩薩加持。^⑬聖嚴法師在法鼓山落成開山之際更宣示法鼓山為觀音菩薩的道場，勉勵人人學習觀音菩薩的慈悲與智慧，將自身轉化成觀音菩薩千百億化身的一部分。^⑭

聖嚴法師是位通達佛教經論的法師，同時是位帶領禪修實踐的禪師，經常往來世界各地不懈地向世人傳授佛法，他一直感受到觀音菩薩在冥冥之中的護佑與指引，一生將菩薩的慈悲與智慧奉為修持的圭臬。^⑮在日本用六年多時間取得佛學碩士、博士學位，其間遭逢幾次困境，他非常感恩觀音菩薩的慈悲加被。^⑯在佛法弘化過程中，身體有了病苦干

⑬ 參見釋聖嚴，《抱疾遊高峰》，《法鼓全集》6-12，頁161。

⑭ 參見釋聖嚴，《我願無窮——美好的晚年開示錄》，臺北：法鼓文化，2011年，頁20。又如聖嚴法師對法鼓山的重要護持者們說：「我要感恩在座的諸位菩薩，你們都是法鼓山的核心幹部、悅眾菩薩，你們都是我聖嚴的手腳。你們是法鼓山淨化人心、淨化社會的模範和象徵。也可以說你們就是今日法鼓山觀音殿所供那尊觀世音菩薩的化身！」見同註⑪，頁122。

⑮ 聖嚴法師的表達方式如下：「觀音的慈悲與智慧，仍如一輪皎月，時時垂照著生命的行路，永永奉為修持的圭臬。」參見釋聖嚴，《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法鼓全集》4-13，頁109。

⑯ 同註⑪，頁16。聖嚴法師回憶此事說：「我在留學修博士時，經濟上也發生了困難，而當時臺灣的佛教界也有人攻擊我，說我會還俗啦，要大家不要供養我之類的话。我想，那也是一種『逆增上緣』吧！那時，我的經濟狀況真的陷入困境，幾乎無法繼續讀書了，那怎麼辦呢？我就念『觀世音菩薩』，後來真有了感應，很突然地，我收到了一封從瑞士寄給我的信，信上說有人要支援我讀完博士，……我就回了信去，而對方也就真的支援我讀完博士四年的花費。」「後來，我在修完第二年的博士課程時，我的指導教授坂本幸男去世了，我又面臨了一個困境，因為沒有人指導了，如果中途要換指導教授，可能就要重頭再來。所以，

擾，他不願因此中輟，常持念觀音聖號以度過難關。^⑮當他晚年拖著病體利用零星時間為蕩益智旭的《教觀綱宗》撰寫《天台心鑰》這本精深著作時，每次只能斷續書寫一頁、兩頁，總以為無法寫完，仍向觀音菩薩乞願，終於完成了初稿。^⑯不論是從事學術著述，抑或弘法活動，觀音菩薩都在精神上給予聖嚴法師重要的支撐力量，最後開出了難以思議的大規模佛法事業。

《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一書的〈後記：江心上的月影〉，起首即表白：「千江有水千江月——之於我，觀世

我又念『觀世音菩薩』，結果，又有了感應。當時，有兩位教授，一位叫作金倉圓照，他是日本學士院的學士，相當於我國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學術地位很高的，另一位叫作野村耀昌，他們看過我的論文計畫和資料後，都表示願意擔任我的指導教授，並安慰我、鼓勵我繼續寫下去，所以，我覺得我是遇到了『貴人』吧！」見釋聖嚴，《聖嚴法師心靈環保》，《法鼓全集》8-1，頁45-47。

- ⑮ 他說：「出家人有病而被病困擾，那是道心不夠，出家人有病，除了找醫生治療外，就是靠我們的信心。要常發願，常在觀世音菩薩面前慚愧懺悔，然後發大悲願，願眾生都能離苦：『願我能夠奉獻給眾生，奉獻我自己成就眾生，讓眾生離苦。』」參見釋聖嚴，《法鼓家風》，《法鼓全集》8-11，頁87。一九九〇年在臺北國父紀念館的兩場大型演講，在身心勞累之際，聖嚴法師默念觀音菩薩，度過難熬的時間，參同註⑩，頁26-27。又某次抱著病苦講課開示的記述如下：「其實我的感冒，在那天之前，已經開始嚴重，因為我在禪堂與一位禪眾對面而坐，又在十八日的晚上上課時，跟另一位患著重感冒的禪眾觸膝而坐，已是很不舒服。故在十八日的夜裡喝了不少開水，上了五趟廁所，頗有即將要虛脫的感覺。我的右喉、右支氣管、右肺葉尖，均有疼痛的感覺，服用神農茶，沒有見效，我只有默禱觀世音菩薩，並且發願：『若佛法尚需我弘揚，眾生還需我相助，令我受此病痛無妨，但求佛法昌明，眾生安樂。』」參見釋聖嚴，《東西南北》，《法鼓全集》6-6，頁255。

- ⑯ 參見釋聖嚴，《天台心鑰——教觀綱宗貫註》，《法鼓全集》7-12，頁8。

音菩薩如同一輪皎潔的明月一般，從孩提童蒙，至剃度成長，乃至為僧、為師，始終映照著一己的生命，以及修行的途軌。」¹⁹這段話可做為他與觀音菩薩之密切因緣的適當總結，反映觀音法門對他整體生命的重要影響。根植於對觀音菩薩的完全信心，他的觀音修持方法與實踐精神可用非常簡易的方式來表達：

我自己，是修觀音法門的；方式很簡單，僅只是念觀音、拜觀音，心中恆常有觀音。也依此，勸大家一起念觀音、拜觀音，常於心中見觀音。我如此一個普通的凡夫，只能以自己修行的法門，勸導大眾共同發心修持觀世音菩薩的法門，自利利他。經由自己，觀世音菩薩悲智的力量——他的梵音、海潮音也從此傳播、弘揚出去；那麼，就某一方面說，自己也代表了觀世音菩薩；肯以此發心修持，實踐觀世音菩薩精神的每一個人，也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了。²⁰

此處對實踐方法的簡單指點，其實融知、情、意於一體，在情感面向，來自他一生對於觀音菩薩的修持靈應；理智面向，本於他對觀音經義的深入研究；意志向度，表現在他效法觀音悲智精神的寬廣願心。聖嚴法師是佛教的學問家、法師、禪者，同時也是觀音行法的奉行者，他對觀音法

¹⁹ 同註¹⁵，頁 103。

²⁰ 同註¹⁵，頁 46。

門擁有長期的實修經驗，獲致深層的宗教體驗，由他來詮解觀音思想及指導觀音行門，不論在義理面與實踐面、於深度與廣度，都能為現代學佛者提供良好的啟發與指引。^{②1}

三、救濟型觀音經典的教導與深化

講述觀音菩薩的經典眾多，富含豐富多元的佛教思想，提供可淺可深的修學指導。觀音法門涵蓋自力救度的菩薩行門，亦有他力救濟的宗教祈願。^{②2}因其一生修持觀音法門的特殊體驗，聖嚴法師肯定這種法門的宗教靈應，現身說法，內容特顯力道。^{②3}在〈念觀音·求觀音·學觀音·做觀音〉一文，聖嚴法師開示觀音菩薩的修持方法可幫助修學者離苦得樂，其一是救濟生活之苦，以及恐怖、不自在，這是對苦難眾生的教導；其二是解除煩惱之苦，缺乏智慧而受煩惱束

②1 關於這方面的意義，聖嚴法師在《佛教入門》之〈觀世音菩薩〉中說：「雖然，信仰的本身，並不一定要理解它的道理，只要依照佛的開示，知道觀音菩薩是有求必應的、救苦救難的，信仰他而祈求他，你就可以得到靈驗。但是，信仰的維繫和發揚，必須要有事實的例子及理論的基礎來支持。所以今天我才選擇了本題，來向觀世音菩薩的諸位弟子們介紹，使得已經信仰的人更加虔誠，也使尚未信仰的人趕緊信仰。」（同註②，頁218）為了令大眾起信，光依憑宗教信仰面的體驗與事例講述仍有其限制，還須配合教理詮說的支持作用。

②2 關於觀音菩薩的信仰原理，及觀音菩薩的慈悲與智慧特質，參見後藤大用著，黃佳馨譯，《觀世音菩薩本事》，臺北：天華出版公司，1982年，頁26-45。

②3 如聖嚴法師在《禪的世界》（《法鼓全集》4-8）說道：「不論何處何時，只要有人持誦觀音菩薩聖號，修行觀音菩薩法門，必定獲得觀音菩薩的慈悲感應。這從信仰的立場來看，就是永久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宗教功能。」（頁247）

縛不得解脫之苦，這是對愚癡眾生的引導。念觀音菩薩名號，向觀音菩薩祈求，必能獲得他的救濟，遠離恐怖、憂愁與困厄；更進一步學習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大智，行菩薩道，利益有情，成就菩提。²⁴此外，因觀音菩薩來自西方極樂世界，為阿彌陀佛的脇侍菩薩，未來接替阿彌陀佛之後成佛，所以念觀音聖號同樣是往生西方淨土的法門，有助解決無窮輪轉的生命問題。²⁵以下將觀音經典方便區分為救濟型與智慧型二大類，論說聖嚴法師所詮解與教導的觀音思想與觀音法門。本節先聚焦於救濟性觀音經典的討論，包括《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下簡稱〈普門品〉）、《大悲心陀羅尼經》，以及〈六字大明咒〉、〈白衣大士神咒〉與《延命十句觀音經》。

（一）〈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先前所列幾種觀音經典之中，〈普門品〉²⁶無疑是對中

²⁴ 同註¹¹，頁 123-132。

²⁵ 參見釋聖嚴，《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記》，《法鼓全集》7-5-2，頁 11。至於其間的相通原理，聖嚴法師說：「若據《大悲心陀羅尼經》等記載，觀音菩薩，乃是過去的『正法明如來』所現，他老早就是古佛，為度眾生而現菩薩身的。可知，乃至西方極樂世界的觀世音菩薩，也是方便的權現，而非他的根本道場，何況其他地方呢？佛陀以全法界——橫遍十方、豎窮三際為理體，觀音菩薩雖現菩薩身，但在密教的經中，已把觀音菩薩與阿彌陀佛合而為一，認為觀音是彌陀的因相，彌陀是觀音的果德，所以修持彌陀淨土法門的人，念觀音菩薩聖號，與念彌陀聖號的功德，是可以相輔相成的。」同註²，頁 229。

²⁶ 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只有長行而無偈頌，是《添品妙法蓮華經》的編譯者闍那崛多與笈多二法師將當時譯出

國佛教影響最為深遠的一種。在〈中國佛教以《法華經》為基礎的修行方法〉這篇論文中，提到〈普門品〉的盛行及其特色：「《法華經》另一最大特色，是〈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的修持方法，受到千多年來中國佛教徒們歷久不衰的普遍奉行。因其方法簡便，靈驗卓越，而且都是解救人間現實生活中的苦難災害。只要會念一聲觀世音菩薩聖號，便能有求必應，沒有任何儀式供養的要求，任何人在任何時地，都可修行。」²⁷〈普門品〉可說是《法華經》中流通最廣的一品，全品反覆演述觀音菩薩的普遍救濟活動，教導持念其名號的簡易方法，加上歷代靈驗事跡的不斷傳出，使得此品備受中國佛教信眾的歡迎，在困頓苦厄之際提供心靈慰藉與苦難救度。聖嚴法師指出，觀音菩薩與娑婆世界的眾生特為有緣，此土有情稱念觀音名號易生信心，容易產生修持效驗。²⁸

〈普門品〉中所述觀音菩薩的拔苦與願活動包括觀聲救苦，救濟各類世間苦難；觀心救苦，消除心中三毒煩惱；觀色救苦，圓滿求男求女之願。觀音菩薩通過以三十三應化身為代表的諸種形象，隨眾生心願而施行救苦、教化的全面示現。²⁹或許因學佛大眾已對〈普門品〉極為熟悉的緣故，在《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中，聖嚴法師對此品不多解說，只

單行的偈頌插入經中長行之後，現行流通本即為增補本。參見〈添品妙法蓮華經序〉，《大正藏》第9冊，頁134中—下。

²⁷ 參見釋聖嚴，〈中國佛教以《法華經》為基礎的修行方法〉，《中華佛學學報》第7期，1994年7月，頁2-14。

²⁸ 參見釋聖嚴，《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記》，《法鼓全集》7-5-2，頁29。

²⁹ 參見〈普門品〉，《大正藏》第9冊，頁56下—57中。另參同註²⁸，頁14-39。

以一段簡短話語帶出其核心行法：

〈普門品〉的「持名法門」，顧名思義，即是持誦觀世音菩薩聖號，一心皈命，心心念念，相續不絕。無論何時何地，總與聖號常相左右，常誦、常念，恆相不離。³⁰

〈普門品〉的修行方法親切、簡便，只須以信心念誦觀音聖號，最易入手，隨時可修。³¹〈普門品〉在這個修學層次重在「起信」，必須對觀音菩薩產生絕對的信心，這是獲致感應道交的必要條件。在這樣的基礎下，不一定需要精深繁難的儀軌形式或禪觀方法，只要求以至誠心經常誦念經本及專意持念聖號，祈求願望的實現。聖嚴法師進而教導，要口念觀音菩薩，身拜觀音菩薩，心想觀音菩薩的慈悲，運用如此的身口意三業並用模式以修學觀音法門，來獲得與觀音菩薩的感通。³²

除了淺明易解的他力救濟思想，〈普門品〉也蘊涵深層的實踐意義與佛法思想，可由淺入深地修學此經法門。聖嚴法師說明在信心不足、處於煩惱與苦痛狀態的人，不相信自己能成佛，由感受到菩薩的護佑接引而產生信心，信受菩薩的救拔力量，進而能夠轉變，凝聚自己的信心，願意向菩薩學習，效法菩薩的慈悲利濟行動。如此的升進歷程，得與

³⁰ 同註¹⁵，頁 26。

³¹ 同註¹⁵，頁 95。

³² 同註²⁸，頁 46。

《法華經》「眾生成佛」的高遠理念相接軌。³³向觀音菩薩祈願，不應只停留於個人世俗願望的滿足，要在菩薩的護念之下朝向佛法修學的上進發展。〈普門品〉所開示的救苦施安的宗教信仰教說，容易理解、接受和修學，就深層而言，則富有慈悲與智慧的自他二利的菩薩思想。持念觀音聖號，初階學佛者用於救濟身命，久修菩薩行者則可加之以慈悲利世實踐，用以護持慧命。³⁴聖嚴法師對〈普門品〉之觀音法門的詮釋，兼顧到初學者與久修者的宗教實踐需要，同時也鉤玄出此品的佛教修學次第。

關於〈普門品〉的精深義理層次，此品所展現者其實是觀音菩薩的深廣果德聖域，是大慈悲與大智慧的任運無礙發用，可做為大乘菩薩行的典範聖者境界。聖嚴法師就觀音經典之間的關係指出，觀音菩薩在無量劫以前，在因地修學《楞嚴經》所示的高深「耳根圓通」法門（詳見下文），深入三昧，獲得無我、寂滅的體證，從而成就「普門示現」³⁵

³³ 同註¹⁵，頁 20。在《法華經》諸品中，聖嚴法師通過自身經驗指導先拜觀音，背誦〈普門品〉，再銜接〈方便品〉與〈如來壽量品〉等品的深刻義理。（同註⁶，頁 230）

³⁴ 同註²⁸，頁 5。

³⁵ 天台智顗主張「普門」是由體證諸法實相之體性所發，通於「平等大慧」、「現一切色身三昧」等概念，《妙法蓮華經玄義》第九卷言：「此經體名，前後同異者，〈序品〉云：『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又云：『諸法實相義，已為汝等說。』〈方便品〉廣說中云：『諸佛一大事因緣，開佛知見』、『無上道』、『實相印』等。……〈寶塔〉中名『平等大慧』。……〈妙音〉中名『普現色身三昧』。〈觀音〉中名『普門』。〈勸發〉中名『殖眾德本』。」（《大正藏》第 33 冊，頁 792 下）

的廣大化度的神妙力量：

之後，體會到諸佛菩薩的慈悲願力，體念到一切眾生還在受苦受難，於是觀世音菩薩發廣大願，尋聲救苦，無處不現身，無時不度人，如同《法華經·普門品》所敘述的，只要稱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就能夠有苦的離苦、有難的離難、有災的消災，有求必應，這就是觀世音菩薩的普門示現。³⁶

這是共通於諸佛與大菩薩的功德力用，而以觀音菩薩做為代表演示出來，是〈普門品〉的深層原理。讀誦〈普門品〉，應觀想諸佛菩薩的大願心、大慈悲、大智慧、大神力，從念觀音、求觀音，到學觀音，最後做觀音，走上大乘菩薩行道。聖嚴法師說，只為自我的私利私事向觀音菩薩祈願雖然有用，但無法得解脫、成佛道，並非觀音法門的重心所在。學觀音進而做觀音，體念觀音菩薩以千百億化身處處救濟有情，要讓自己成為觀音菩薩的一個化身，用觀音法門來助人利人，用平等慈悲來待人接人，如此始能真正與觀音菩薩相應。³⁷

聖嚴法師在〈我為你祝福〉這篇演講錄的「從《普門品》談如何自助助人」，提出「四感」的具體實踐方法——

³⁶ 同註①，頁467。

³⁷ 參見釋聖嚴，〈念觀音·求觀音·學觀音·做觀音〉，同註①，頁123-132。

感化、感動、感謝、感恩。感化他人之前要先能用佛法的智慧與慈悲來感化自己、修正自己，要點在於知慚愧、常懺悔，不斷地精進，愈來愈清淨，愈能感化他人。感動是用慈悲與智慧來對待他人，如果能「用智慧處理事，以慈悲面對人」，自能生起感動他人的力量。感謝是以感謝的心情來接受順、逆境況兩種修行的助緣，將遇到的每個人都視為我們的貴人、恩人，他們都在勉勵、策進我們，如此心中能常保平安。感恩的中心觀念是奉獻回饋而不求回報，擁有智慧而不執取回報，將感恩心轉化為慈悲心，以為眾生奉獻、救濟眾生的佛法實踐來感謝三寶的深重恩德。³⁸這「四感」是聖嚴法師將觀音菩薩的慈悲智慧、自利利他的大乘菩薩精神融入生活中的實踐，自己先修習觀音法門而獲得感化與提昇，從而發出感化、感動他人的能力，由感恩的推進力量積極獻身於無執的利他菩薩行動，他以淺顯易行的方式來指導觀音法門之由自向他的漸次深進與拓展。

（二）《大悲心陀羅尼經》

《大悲心陀羅尼經》（全名《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羅尼經》）在唐代由伽梵達摩譯出，金剛智、不空等又重加漢譯，全經主要內容在講述觀音菩薩的大誓願與大慈悲，以千手千眼利益、安樂一切有情，及傳授「大悲心陀羅尼」的明咒，救濟眾生脫離種種苦難，及護持修習佛法的行者成就所願。³⁹宋代天台學系的四明知禮依據此經編制《千手眼大

³⁸ 同註¹¹，頁467-474。

悲心呪行法》，^{④⑩}後世演化成通行的大悲懺本，使得〈大悲咒〉在中國佛教圈中得以廣泛流傳，念誦者眾。關於觀音菩薩獲得千手千眼的因緣及其修行喻義，聖嚴法師說：

千手千眼的觀世音菩薩形相，是從《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羅尼經》而來的。這部經中說，觀世音菩薩在過去千光王靜住如來佛的時候，被教導受持〈大悲咒〉，那時他發願，如果將來他可以利益、安樂一切眾生，身上立刻就會長出千手千眼來，當觀世音菩薩發完願後，果然當下身上出現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千手拿著各式各樣的東西，不只有法器、文物，還有武器等，眾生需要用什麼樣的方法離開煩惱、罪惡，觀世音菩薩就用什麼樣的方法來救度。^{④⑪}

誦持〈大悲咒〉，除了追求消災祈福等現世利益面向，

④⑩ 參見唐·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大正藏》第20冊，頁106上—111下。聖嚴法師對此經內容有良好概括：「唐高宗時代的伽梵達摩於永徽年間（西元六五〇—六五五年）譯出了《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其中的〈大悲心陀羅尼〉，通稱〈大悲咒〉，凡是受持讀誦者，不僅能生十五種善，不受十五種惡死，並且能生諸佛國土，能得無量三昧辯才，能轉女身成男身，能消除一切罪障，能滅一切惡業，乃至十惡五逆、謗人謗法、破齋破戒、破塔壞寺、偷僧伽物、污淨梵行，均可由於誦持此咒而得消滅。」見釋聖嚴，《學術論考》，《法鼓全集》3-1，頁30。

④⑪ 懺本見《大正藏》第46冊，頁973上—978上。

④⑫ 同註^{④⑩}，頁12。

更應向觀音菩薩的廣大誓願與慈悲來學習，如此較符合佛陀宣講經法的真實意趣。《法華經·方便品》頌揚如來出世透過種種方便講說各類淺深法門，不外在向眾生開、示佛之知見，使眾生最終得以悟、入佛之知見。^⑫淺易法門亦具備逐步導向精深法門的功用。聖嚴法師指點修學《大悲心陀羅尼經》的正確態度，欲想得到觀音菩薩的救濟須具正當性，應先對眾生發起慈悲心，在仰仗菩薩的慈悲願力給予我們平安、力量之餘，進一層要效學觀音菩薩的偉大精神，長養「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寬闊心靈，期望所有眾生皆能離苦得樂，為利益眾生而累積、成就一切功德，這便是大悲觀世音菩薩的較完整修行法門。^⑬

大悲懺法是聖嚴法師常修持的觀音法門，累積了豐深的實踐經驗。他對「經懺」抱持著一種矛盾複雜的情感，既沉重道出中國佛教圈因經懺獨盛而使得佛教窄化、墮落，淪為現世利益的追求及變成超度亡靈的虛有形式；另一方面，又能真正體會到懺法的修行利益，想正本清源地澄清懺法功德：

從小便不斷拜懺、持咒，經由佛菩薩的慈悲加被，而不住地跨過困厄與障礙，我更深刻地體驗了懺法中所具有的不可思議的「洗滌」與「淨化」、「悔罪」與「拔贖」的力量——透過懺法，行者的確可以滌淨累世累劫，由於人

^⑫ 參見《大正藏》第9冊，頁7上—中。

^⑬ 同註^⑪，頁477。

性的無知無明、惡質雜質，以及瞋癡愛恨，所積澱的業力障礙。^④

懺法在修行上的原本意旨，是可藉誠心拜懺悔罪以消除阻礙修行進展的種種業障，以趣向定慧修學的成就。因為業力障礙不僅妨礙菩薩行道，也會招感生命存在的苦厄，世人多偏向現世安樂的追求，使得懺法演變成濃厚世俗功利的取向，最後甚至全然失落了修行層面的意涵，許多人只是到寺院立個牌位，請僧人代為拜懺以企求超度、禳災或祈福。聖嚴法師此處重申拜懺在個人淨化方面的強大力量，復原懺法在佛教修證體系中的固有功用。當然，懺法的附帶利益，就是因業障的消解而帶來人生的安樂，聖嚴法師也認可這方面的價值，現世利益的實現可能引發佛教信者建立修習菩薩道的信心。

在《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中，聖嚴法師說明《大悲懺》可採獨修或共修的不同方式。獨修要求高度的專注與禪定，適用於已練就一番攝心工夫的久修者，他早年在美濃山寺閉關就採取獨修進路。共修模式對一般佛教信眾較為適用，透過集體約束共勉的力量，幫助拜懺者容易修行得力：

懺悔，唯有在真正的虔誠懇切中，才能發生作用，也才能具體轉變身、心。散心浮動，則很難抵達拜懺的效果。

「共修」則相對的，以集體的力量，轉化了個體所可能有

④ 同註⑤，頁 50。

的散亂、倦怠，而能傾全副心意地，達到「拜懺除障」的目的。^{④5}

拜懺不只為消極的懺悔，不光為了個人的消災致福，《大悲懺》做為一部「觀音法門」，拜懺除障的積極意義指向觀音覺證的般若與涅槃，也指涉了觀音所現的慈悲與方便，此懺法的終極目標還在自我的覺悟與超拔，發起與觀音慈悲相應的廣大菩提心，展現種種善巧方便以化導有情覺證法性。^{④6}聖嚴法師強調〈大悲咒〉包含了觀音菩薩的聖號，也涵蓋了觀音菩薩與諸佛菩薩不同的面相、智慧、威德與功德，所以力量非常強大，靈驗不可思議。^{④7}此觀音法門有助滿足佛教信眾在各方面、各層次的宗教實踐願望，聖嚴法師帶領大眾禮誦〈大悲咒〉，以此做為方便，使他們依憑宗教體驗而建立起追尋菩薩道的自信，效法觀音菩薩成為真正的大乘菩薩行者。

學佛者多相信念〈大悲咒〉與拜《大悲懺》可以致福，在〈我為你祝福〉的「從〈大悲咒〉談如何祈福有福」部分，聖嚴法師針對臺灣社會的競爭激烈、功利主義、自私心重等所引發的種種不安問題提出四種祈福方法——知福、惜福、種福、培福，以指導觀音法門在生活實踐的落實，因為觀念正確始能引致長遠的福報累積。知福就能知足，知足便

^{④5} 同註^{④5}，頁 53。

^{④6} 同註^{④5}，頁 53-54。

^{④7} 同註^{④5}，頁 31。

能常樂，不致為了獲取世間利益而自害害人。有惜福之心，才能珍惜所有，感恩圖報，如此將會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保全高尚的人格與理想。種福的意義是「成長自己，廣種福田」，使自己在知識、人格、智慧及技能各方面都獲得增長，以獲取更多資源來廣種福田。培福就是將今生所得的福報再用以修福，培養出更多的福報。推而廣之，若能將全世界、全宇宙，一切十方眾生都當成培福的對象，不斷地培植福報，最後會如同佛陀那般福德圓滿。⁴⁸表面上看，上述四種祈福方法與大悲懺法似無直接的關聯，其實應是聖嚴法師自《大悲心陀羅尼經》的觀音願行領悟出來的，只是出於悲憫而用最簡單的表達方式說出。從知福、惜福開始，然後提昇各方面的能力，累積厚實的福德資源，運用於廣泛利益有情，最後像觀音菩薩一樣，時時處處以慈悲、智慧、福德、方便來接引無數有情。

（三）其他救濟型觀音經典

聖嚴法師還介紹了〈六字大明咒〉、〈白衣大士神咒〉、《延命十句觀音經》這幾種流通的觀音經咒。〈六字大明咒〉即廣為所知的「唵嘛呢叭彌吽」，漢譯見於《大乘莊嚴寶王經》，在中國的流傳始於元代。此咒在蒙藏佛教化區頗為盛行，一般信眾恆常念誦。聖嚴法師認為六字可代表觀音菩薩利益六道有情的智慧慈悲。⁴⁹〈白衣大士神咒〉與

⁴⁸ 同註¹¹，頁 478-481。

⁴⁹ 同註²，頁 243。

《延命十句觀音經》都是在中國成立的經咒，聖嚴法師並不因此而否定它們的修持效用。他指出自北魏時代開始，中國人編出《高王觀音經》、《觀世音菩薩救苦經》、《觀世音十大願經》、《觀世音三昧經》、《觀世音詠託生經》等經典，現存《高王觀音經》及《觀世音菩薩救苦經》。文字雖出於中國人的偽撰，但因諸佛菩薩聖號來自佛經，所以持誦仍有靈驗可觀。⁵⁰

〈白衣大士神咒〉最早見於唐代道世所編《法苑珠林》卷六十《咒術篇》的〈雜咒部〉，稱為〈觀世音菩薩說隨願陀羅尼咒〉，較現行咒語為簡短，心咒譯音亦略有差異：「南無觀世音菩薩 坦提咄呌羅婆多 呌羅婆多 伽呵婆多 伽婆多 伽筏多 莎訶。」其後並言：「行此法者，應須潔淨三業，在於淨處、佛堂、塔院，專精禮拜，繞塔誦。是陀羅尼滿一萬二千遍，當見觀世音菩薩，一切所願隨意皆得也。」⁵¹這是恭敬地在寺院念誦，為求得見觀音菩薩以實現願望的行法。現行流通本內容是先三稱三拜「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然後念「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僧 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接著念誦心咒「怛埵哆 唵 伽囉伐哆 伽囉伐哆 伽訶伐哆 囉伽伐哆 囉伽伐哆 娑婆訶」，最後加上「天羅神 地羅神 人離難 難離身 一切災殃化為塵 南無摩訶般若波羅蜜」。這是近於佛道融合的咒語，尤其最後幾句，反映民眾信仰的層次，即便如此，因聖號出自

⁵⁰ 同註②，頁223。

⁵¹ 見《大正藏》第53冊，頁743中。

佛教經典，以信心和正當心態恆常持念，還是可產生靈應。傳統社會的寺院、佛堂及善書流通處用「功過格」的方式來鼓勵念誦此咒。聖嚴法師認為儘管此咒非為佛經所載，亦有利佛教觀音法門的推廣，因為有感應而「起信」之後，可能開始修持佛法、理解經典，趣向佛智慧。^{⑤②}

《延命十句觀音經》是《高王觀音經》的精簡本。《高王觀音經》相傳是北魏時的孫敬德所編，他違犯重法，面臨處決，在夢境中由一沙門所授，念誦千遍而得到救脫。^{⑤③}

《延命十句觀音經》僅有十句，摘自《高王觀音經》，內容如下：「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淨，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念不離心。」此經在中國本已失傳，是聖嚴法師從日本禪宗寺院重新請回的。聖嚴法師認為此經或許做為禪門修行的補助法門，念誦有助消除病苦、業障等種種修行障礙。「延命」可有兩層意義，一是延續肉體生命，一是延續法身慧命。這十句不僅念觀音聖號，還包括佛法僧三寶，引領念誦者皈依三寶，成為正信佛教徒，向佛法僧學習，終於達致「常樂我淨」的清涼淨土。^{⑤④}

聖嚴法師特別選取〈六字大明咒〉、〈白衣大士神咒〉、《延命十句觀音經》這幾種觀音經咒進行解說，主要考慮其念誦者眾，遍及上下層社會，多為現世利益而持念，

⑤② 同註⑤，頁 27-29。

⑤③ 參見《開元釋教錄》第 18 卷，《大正藏》第 55 冊，頁 675 上。

⑤④ 同註⑤，頁 29-31。

也常有靈驗效果的傳播。這類觀音經咒不一定源自印度佛教，但因其中的佛菩薩聖號取自佛經，虔心持誦亦能獲得感應。⁵⁵聖嚴法師抱持開通的態度，不以佛教正統觀念自居而排斥產生於民間信仰的觀音經咒，而且主張可善用這些經咒的通行而做為接引信眾進入佛門的方便。民眾接觸到觀音經咒，以正當心態去持誦，即可能感得觀音菩薩的護佑。正如〈普門品〉與《楞嚴經》所言觀音菩薩的三十三種應化身，不只示現佛教的聖者與四眾之身，也會示現天神、外道、龍神的形象，隨著眾生的機緣與喜好，授與最適的教化方式。⁵⁶關於佛教與民間信仰的關係，聖嚴法師指出，宋代以後逐漸出現三教雜揉的現象，佛教也開出若干法門適應民間信仰的需求，所不同者，「佛教是以理性疏導，修善積福、懺悔誦經，來達到祈求的目的；民間信仰則以盲目的依賴及媚神的行為來達成他們的希望。」佛教對於民間宗教，宜有適當的包容，但不能投合民間信仰的層次，而降低佛教的層次。⁵⁷

⁵⁵ 聖嚴法師認為：「人人都可能成為觀世音菩薩。即使僅只是單獨持念『南無觀世音菩薩』、或〈白衣大士神咒〉、或〈大悲咒〉、或〈大明咒〉、或《心經》、或《延命十句觀音經》、或《楞嚴經》的耳根圓通法門，都是修行觀音法門，只要成功，也都是觀世音菩薩，都可以一邊修行，一邊自利、利他，以智慧、慈悲心協助自己，也協助他人。」參同註¹⁵，頁46。

⁵⁶ 聖嚴法師說：「因為觀世音菩薩可以現種種身、種種相，所以站在佛教徒的立場，不管看到任何形相、身分，只要對我們有幫助、為我們說佛法，我們就把他當作觀世音菩薩的化身。」見同註²⁸，頁38。推而廣之，產生於中國的觀音經咒，若非明顯違背佛教精神，亦可視為觀音菩薩的教化形式。

⁵⁷ 參見釋聖嚴，《學佛群疑》，《法鼓全集》5-3，頁184-185。

對於民間盛行的觀音經咒，聖嚴法師反而想到將其信奉者引入佛教社群。

四、智慧型觀音經典的詮釋與指導

屬於智慧的觀音經典，主要是《心經》和《楞嚴經》的「觀音菩薩耳根圓通章」，《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一書所講解的經典就集中於這兩部。《心經》的主題是般若空觀，《楞嚴經》講述佛性與空性的深義，兩經的義理思想與實踐方法與聖嚴法門所傳授的中華禪法有密切的聯結。⁵⁸在〈大悲心起的意義——學習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聖嚴法師說：「我從小就修行觀音法門，觀音法門可深可淺，像《心經》是觀音法門，《楞嚴經》也是觀音法門，而禪宗的開悟、見性，悟前要發大慈悲心、大菩提心，以及悟後度眾生，這些都是觀音法門。」⁵⁹聖嚴法師的觀音經典詮釋，離不開他對禪宗法門的關懷，禪宗的真理境界是佛性思想與般若空性的融會，中華禪的核心行法是透過真理觀照而得開悟見性。《心的經典——心經新釋》這本書的第一篇標題為「心經禪解」，足可為證。

⁵⁸ 關於聖嚴法師對《楞嚴經》之「觀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的詮釋，釋果鏡撰有〈試論《楞嚴經》耳根圓通法門——以聖嚴法師的講要為主〉，收於《聖嚴研究》第二輯（臺北：法鼓文化，2011年），頁361-401。胡健財撰有〈聖嚴法師《觀音妙智》的「楞嚴」慧解〉，收於《聖嚴研究》第三輯（臺北：法鼓文化，2012年），頁127-176。二篇論文對聖嚴法師所詮的「耳根圓通法門」有詳細的解析，本文則著重於聖嚴法師的詮釋與觀音思想和觀音法門的連結。

⁵⁹ 同註⁵⁸，頁20。

（一）《心經》的觀自在法門

《心經》是般若經典的心要，與觀音菩薩的關係，是本經序分表明此經由觀音（觀自在）菩薩向舍利子講述般若空義。「觀自在」的意義，聖嚴法師解為：「把觀音的法門修行成功了的功能。」也就是修學觀音法門成就而得心靈自在，智慧顯發，其具體的方法過程如下：「觀音菩薩先是以耳根聽外來的聲音；再向內聽，聽無聲之聲，達到六根互用、六根清淨，對其境界不產生執著，所以叫做觀自在。」⁶⁰這裡已經引入《楞嚴經》的「耳根圓通」法門，超出《心經》的文義範圍，聖嚴法師是融通二經思想來看待觀音菩薩的體證境地與觀修歷程。儘管如此，《心經》就其自身義理而言以觀照空性為本：

《心經》中則提到，觀世音菩薩以無上的智慧觀照到人的生命，是由五蘊和合而成，是暫時的、無常的，因為經常都在變化，所以是空的，不是真的有。⁶¹

觀自在菩薩照見「五蘊皆空」，是緊扣著吾人的生命現象以思惟空性，消解執著，無所願求而能生發智慧的作用，對己身而言是得自在解脫的自覺之因，對眾生而言是幫助他們獲得自在的覺他力量。⁶²《心經》教導的觀音法門，是智

⁶⁰ 參見釋聖嚴，《心的經典——心經新釋》，《法鼓全集》7-1，頁19。

⁶¹ 同註⁶⁰，頁467。

慧的行法，學習智慧以放下自身的利益考量，不計個人得失利害，從而能以菩提心、慈悲心來廣度眾生，這就是自在的意義，由此更深化與拓展智慧，到達解脫自在的彼岸。⁶³觀自在的法門即是般若智、菩提心、慈悲心的和合實踐，先以般若空慧來消解執著之心，由此發起真實意義的菩提心、慈悲心的利他度眾修行，在利他行動當中再度提昇自覺，如此相互增上，使自覺與覺他不斷趨近圓滿。這是觀自在的實踐精神，通過如此的理解來念「觀世音菩薩」，聖嚴法師指點說：「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得身心放空，念得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觀念不再生起。」自能導向度一切苦厄的自在安樂境地。⁶⁴

修習《心經》的「觀自在法門」，始於般若空性的聽聞、思惟，再進入禪修觀照而得實際體證。學習觀自在菩薩的清明、深湛的智慧，其修學深進的次第，第一個層次，觀察我們的生命現象是由五蘊組合而成，依隨時空因緣而不住地變化，其間不存在永恆不滅的自性，而領悟到生命現象是虛妄不實的，是暫時成立的，不具有永恆的性質，放下對個體生命存在的執取。第二個層次，逐一檢視五蘊各要素本身，色蘊由地、水、火、風四大和合，四大尚且變動不居，何況是由它們組成的肉體。身體恆常處在新陳代謝、變化不已的狀態，隨著歲月而流變老化，不具實質性。受蘊包括

⁶² 同註⁶⁰，頁 21-22。

⁶³ 同註⁶⁰，頁 18-19。

⁶⁴ 同註⁶⁰，頁 84。

苦、樂、憂、喜、捨五種覺受，不停地消長更替，其性質是短暫、變動、游移，掌握不住。想蘊指觀念、思想、推理等活動，時刻處於變化當中，心中想法不間斷地快速流動，由此所構築的「自我」意識，亦是生滅無常，了無自性。行蘊是指心理現象的遷流不息，也指涉意志活動，性質是無常不恆，全缺自性。最後的識蘊，是認識活動，其中第六意識特為活躍，不斷受到環境、情境的影響，認識內容時刻變化、流動不羈。大乘唯識宗所安立的第八「阿賴耶識」，含藏其他諸識所熏的一切諸法種子，種子於因緣和合之時即起現行，現行作用後又回熏為種子，同樣川流不息，不應執取為常恆不變的「真我」。⁶⁵聖嚴法師最後如此總結：

《心經》的五蘊皆空，初以分析法，了知色法心法，無自性故空，終以空慧觀照，當體即空，毋須分析，觀自在菩薩即以甚深的般若空慧，隨時照見，自身的五蘊所成我是空，眾生的五蘊所成我亦無一不空，亦助眾生照見五蘊皆空，能度一切苦厄。⁶⁶

由般若空慧觀照吾人身心個體是「五蘊無我」，連構成要素的五蘊都是空無自性，達到對人法二空的體悟，捨離人我執與法我執，而能度越一切苦厄。大乘菩薩的精神，不僅自己依智慧度一切苦厄，也化導眾生度一切苦厄，其中還涵

⁶⁵ 同註¹⁵，頁 59-74。

⁶⁶ 同註¹⁵，頁 74。

蘊著大菩提心與大慈悲心，這是觀音菩薩的廣大自在的聖智境界。其餘對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四諦、果位等諸法的空性觀照，均可依此類推。

聖嚴法師還指導在禪修中次第觀照「五蘊皆空」的法門：首先從身體觀起，觀「身」與「受」，由身體的「受」觀到心理的「受」。先觀察身體，觀察身體的感受，持續禪坐，慢慢地對身體的覺知逐漸淡化，只剩心理的活動。此時開始觀察心理的活動與反應，覺察到心中不外是在回憶過去、推想未來，或是宛如做夢般的遲滯茫然。觀身就是觀色，觀心是在觀受、想、行。當禪坐到達深度經驗時，身體的粗受不見了，便會覺知身體已不是自我中心的代表物，能觀「色即是空」。更進入觀心的層次，當安定下來，不受身體和環境的干擾，僅覺察到受、想、行等心理活動，要能觀察安定、輕柔、寧靜、明晰等美好覺受也是空的，不去執取；進而依用佛菩薩的甚深智慧來觀照行蘊的空，觀察內外身心世界都是虛妄不實的，都是空的，最後連「空」的概念也放下，漸次冥契於解脫自在境界。⁶⁷這是透過禪修的實際體驗來觀察、領悟「五蘊皆空」，除了禪定修習之由淺入深的經驗，還須配合般若空義的聞思熏習，憑藉禪定來擴增慧照的能力，而得直觀五蘊的性空如幻。單修禪定而缺少智慧教理的配套指引，由定發慧的機率微渺，《心經》教說在禪修觀照的重要價值由此而顯；但《心經》文句過於精簡，聖嚴法師運用淺明的現代表達方式所給出的詳實詮解，甚能助

⁶⁷ 同註¹⁵，頁 75-80。

益當代佛教行者趣入觀自在菩薩的甚深智慧。

（二）《楞嚴經》的耳根圓通法門

相較於《心經》聚焦於觀照空性智慧的指導，聖嚴法師詮釋《楞嚴經》更關注於空性與佛性的融會，這是其佛法真理觀與實踐論的中心思想，也是較為完整的真理呈現方式。如果只談論無分別的空性側面，易使智慧內涵流於消極無作用；若只論說佛性本淨、具足功德，慧力不足者易產生實有執見。聖嚴法師所講述的佛性必然含蘊著空性，空性與佛性合一，觀照空性是開顯佛性的主要進路，而佛性領解使空性觀照不落於頑空之境。對於《楞嚴經》「滅音圓聞」一句，聖嚴法師做出如下解釋：

「滅音圓聞」的意思是，如果還有聲音可聽，是向外聽的，但是外在的聲音對觀世音菩薩來講是不存在的，菩薩是向內聞，聞自性本空。我們不斷地講自性，自性是一切諸法、一切現象的本性，如來藏性，就是空性。也就是說，自性是人的、菩薩的、佛的、一切眾生的，以及一切現象的同一性，就是空性。唯有滅去一切音聲，才能向內圓聞圓聽本具的自性，就不再分別聽到各種各樣特殊的聲音，而是聽空的自性。此時，慈悲的力量自然會產生，而且是對一切眾生都能夠產生慈悲心。⁶⁸

⁶⁸ 參見釋聖嚴，《觀音妙智——觀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講要》，臺北：法鼓文化，2010年，頁108。

一切有情乃至諸佛的本性就是佛性、如來藏，同時也即是空性。在空性的真實體證當中，慈悲自然發揮功用，其實應該說佛性涵具的一切功德任運發用。觀音菩薩在《心經》中教導空性觀照，在《楞嚴經》中教授佛性真理，並以空觀做為掃除遮障的真理覺證方法，兩部經典能夠相互詮釋與輝映，結合起來運用，有助把握佛教最高真理的整全涵義，採取即空即有、不落空有的中道觀修進路。

聲音是身處娑婆世界的人類最重要的溝通媒介，人類是語言的動物，一切內心的思惟活動都以語言遊戲的方式進行。語言是世間兩元對立觀念的產物，世人受到語言分別作用所構築的妄念心流的厚重遮蔽，無法照見超離言說的清淨圓明的本心佛性。聖嚴法師指出觀音菩薩所開示的行法是以耳聞而證悟，而此土有情眾生的耳根最為善巧聰敏，所以這個法門適合大眾修學。⁶⁹觀音菩薩因此開示「耳根圓通法門」，從聲音的聽取中向內反聞自性，了悟空不空的佛性實相，聖嚴法師在《觀音妙智——觀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講要》一書的「緒言」中說道：

《楞嚴經》中提到「觀音法門」的特性，即是「聞」——用耳根聽聞。聞什麼聲？這個聲音不是外在的聲音，也不是音響的聲音，而是收攝心意，「反聞」聲音的自性，以及一切萬法的自性。萬法的自性即是空性，也就是說，現下所有的一切萬法、萬源，皆是因緣生，因緣

⁶⁹ 同註⁶⁸，頁20。

滅。自性本空，沒有一樣是真正永恆、不斷、不滅的自性，因此，稱之為「空性」——反聞，聞空性。聞見空性、了悟空性、實證空性，即與諸佛的智慧圓滿相應，而能證入諸法實相，這便是「耳根圓通法門」。⁷⁰

人類用耳根接收聲音，用耳識認識聲音，配合意識及其心所分辨聲音，如果將聽到的聲音執為外來的實在現象，就會分別、計較聲音，遮蔽心靈的智慧潛能。應該觀察聲音為因緣和合所生，並無實性，能觀亦緣起性空，所觀亦緣起性空，消泯能觀所觀的相對執取，收攝心意，止息妄念，去反聞內在的真理之聲。這並不是說翻轉過來去聽聞一個發自內在的聲音，而是觀照聲音的生滅無常、自性常空，所觀的心識亦是如此，去聞見那離言空性，照明自身本具的如來智慧德相。此處還隱含一個深奧的道理，達到這種高深程度的智慧覺證，六根得以互用，所以能夠用「心耳」來聽聞、照顯真理。⁷¹

當耳根圓通法門修學到某種深度之時，不再感覺到能聞之聲，也無所聞之我，突然間超越世間與出世間的一切法相，如雲開月出，便能領略像《華嚴經》上所示的「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圓妙真理，《楞嚴經》卷六有如此的文句表述：「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

⁷⁰ 同註⁶⁸，頁 21。

⁷¹ 聖嚴法師說：「觀音菩薩先是以耳根聽外來的聲音；再向內聽，聽無聲之聲，達到六根互用、六根清淨，對其境界不產生執著，所以叫作觀自在。」參同註⁶⁹，頁 19。

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⁷²聖嚴法師對此段落解釋如下：

「上合十方諸佛」的意思是，觀世音菩薩雖未成佛，可是與一切佛的慈悲力量完全相應。「本覺妙心」即是大菩提心，是根本的、深奧的、覺悟的心，這就是清淨的佛的智慧心、如來藏心，因為菩薩的功能是慈悲，雖然沒有佛的慈悲那麼大，但是與佛的慈悲是合在一起的，這便是「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雖然觀世音菩薩已經是大菩薩，但與層次低的眾生凡夫也一樣是同體的。眾生的痛苦、煩惱、災難、生死，對觀世音菩薩而言，感覺上就像是他自己的一樣，雖然他並沒有煩惱的心理反應，但是眾生的痛，眾生的災難，眾生的苦，感覺上就是自己的一樣。眾生希望得到救濟，他便毫不保留地使眾生得到所希望的救濟，這就是「同一悲仰」。⁷³

觀音菩薩雖還沒成佛，但所照見的真理世界與佛無異，只是智慧與功德未及諸佛的完全圓滿。通過耳根圓通法門化解執著障蔽，開顯本覺妙心，了悟本具同於諸佛的大菩提心、大慈悲心、大智慧心，此時能得自在運用，參贊諸佛化

⁷² 見《大正藏》冊 19，頁 128 中。

⁷³ 同註⁶⁹，頁 38-39。

度一切有情的廣大無邊事業。眾生本來具備如來智慧德相，清淨圓明，安樂自在，因無明煩惱覆障而不覺不知，經常陷於憂悲苦惱當中，已經遠離煩惱憂苦的觀音菩薩具有「無緣大慈，同體大悲」，能觀照一切眾生的苦痛，心無眾生之相而能以慈悲和智慧展開無邊無盡的拔苦與樂的救濟行動。聖嚴法師說：「觀世音菩薩，看起來人人皆能接受；慈悲，也是。它並不是超過人，而是根植於人性人心中，之於所有人類皆彌足重要的生命準則與品質。……理解觀音，學習觀音的本懷，人人也自然可以具足如斯的心性品質，成為觀音的諸多化身一樣，協助、慈愍於所有同體的有情。」⁷⁴這是對《楞嚴經》這段文義很好的註腳，了解自己心靈當中涵具如觀音菩薩與諸佛那樣的清淨圓明品質，能不妄自菲薄，知道向內探求，破除執著，契入空性，去聽取那清淨自性之聲，無止盡地精勤努力，終致完全豁顯「無上道」，也就是人人本有的佛性。

聖嚴法師提醒耳根圓通法門的修習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從最初聽到聲音，運用聞、思、修的禪修次第來聽，聽到心非常寧靜，耳根已不起作用，對外在聲音聽而不聞，此時只有意根在聽，觀見無聲之聲，這是「入流亡所」的禪定狀態；然後繼續推進，無聲之聲的音流，以及進入無聲之聲音流的我，都寂靜下來，心中體驗到「動靜二相，了然不生」。這仍處在禪定階段，做為發起智慧的有利條件。接著進入第二個層次，「反聞聞自性」，先是聞與所聞都止滅

⁷⁴ 同註¹⁵，頁21。

了，關閉了六根，從五蘊得獲解脫，不受身心環境的影響；接著，覺與所覺也都空了，體證到五蘊皆空。破執入空，大智慧心生起，證見空性，契悟自性，觀見佛性，也就是「本妙覺心」，此時上合十方諸佛，下合一切十方眾生，契入如觀音菩薩的大自在解脫境界。⁷⁵人類生活在聲音的世界，可利用聽到的各種聲音修習耳根圓通法門，若能運用純熟，聲音不僅不致干擾修行，還會成為修行的助緣，這是在生活中聽聞自性之聲的禪修方法，是觀音菩薩所賜與的佛法禮贈。

五、結論

聖嚴法師自幼接觸觀音信仰，一生之中常修觀音法門，特別是在佛法學習需要突破或佛教事業受到困阻之時，透過持念觀音聖號或〈大悲咒〉，獲得感應體驗，難題也因而化解，使他對觀音法門產生莫大的信心。晚年更將法鼓山定位為觀音菩薩的道場，期望法鼓山信眾能學習觀音菩薩的慈悲與智慧，有自信成為觀音菩薩的化身。他與觀音菩薩的因緣至為深厚。身為佛教學者與佛法行者，在其觀音經典論述中，學術觀點與經典意趣交織，彼此並不相違，學術考證多用以說明經典流通的時空因緣；論及修行方法與佛法真理，學術考察或是幫助經典義理的解明，或因學術自身的局限性而必須讓位於經典本身的思想與實踐。聖嚴法師講解觀音經典非出於學術研究的興趣，而是發自指引學佛大眾修學佛法的悲心與慧心，本身即是觀音行者的典範示現。

⁷⁵ 同註⁷⁴，頁 40-44；及註⁷⁶，頁 27-35。

個人的宗教感應內容是難以言傳的，對於聖嚴法師的觀音思想與觀音法門，可通過他對觀音相關經典的詮釋而獲得理解。聖嚴法師對主要的觀音經典的修持方法或思想內涵做了詮說：〈普門品〉的一心持誦聖號與大慈大悲精神；〈六字大明咒〉的恆誦六字神咒與慈悲智慧表徵；〈白衣大士神咒〉之持念消災化吉；《延命十句觀音經》之常念消解病苦業障及皈依三寶續佛慧命；〈大悲咒〉的滿足眾願乃至圓成佛道；《楞嚴經》「耳根圓通法門」的返聞自性之聲；《心經》的觀照身心五蘊皆空。聖嚴法師並不否定觀音法門的宗教感應，在滿足世俗性祈願之後，對觀音菩薩的慈悲護佑生起信心，他更勸進修持者皈依三寶，修學正法，朝向真理體悟。在觀音經典詮釋當中，聖嚴法師尤其注重「耳根圓通法門」與《心經》的詳細解明，此與禪宗參悟及觀空自在的法門得以銜接。依憑觀音經典的智性教導，對身心世界的一切現象觀其無常無我、空無實性，體悟空性，照見佛性，自然生發大智慧、大慈悲及本來具足的所有功德，投入廣漠無盡的嚴土熟生事業。

聖嚴法師一生獻身人間淨土的建設，人間國土的淨化有賴世人依據正信佛法而進行集體的努力。他宣示法鼓山為觀音菩薩的道場，這個道場有他率領信眾持念〈大悲咒〉而感得的因緣，他勉勵法鼓山大眾發揚觀音菩薩的偉大精神，共學共修，護持佛法，弘揚佛法。他說：「因此，我要奉勸大家，雖然無暇精勤修行五乘佛法全部的道品次第，總是可以常常牢記：『處處觀音菩薩，聲聲阿彌陀佛。』」念茲在茲，心繫聖號，也是建設人間淨土的法門，也是在人間自利

利他，現生住於人間淨土，死後即生極樂淨土。」⁷⁶由念觀音、求觀音，進而學觀音、做觀音，效法觀音菩薩的慈悲與智慧，展開實際的理解與行動，修學大乘菩薩道，時時處處淨化自己、有情與世界。

⁷⁶ 參見釋聖嚴，《法鼓山的方向Ⅱ》，《法鼓全集》8-13，頁83。

參考文獻

一、聖嚴法師著述

釋聖嚴，〈中國佛教以《法華經》為基礎的修行方法〉，《中華佛學學報》第7期，1994年7月，頁2-14。

釋聖嚴，《比較宗教學》，《法鼓全集》1-4，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學術論考》，《法鼓全集》3-1，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評介·勵行》，《法鼓全集》3-6，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8，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禪的世界》，《法鼓全集》4-8，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法鼓全集》4-13，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佛教入門》，《法鼓全集》5-1，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學佛群疑》，《法鼓全集》5-3，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歸程》，《法鼓全集》6-1，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金山有鑛》，《法鼓全集》6-4，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東西南北》，《法鼓全集》6-6，臺北：法鼓文化，2002

年光碟版。

釋聖嚴，《行雲流水》，《法鼓全集》6-8，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步步蓮華》，《法鼓全集》6-9，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抱疾遊高峰》，《法鼓全集》6-12，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心的經典——心經新釋》，《法鼓全集》7-1，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記》，《法鼓全集》7-5-2，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天台心鑰——教觀綱宗貫註》，《法鼓全集》7-12，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聖嚴法師心靈環保》，《法鼓全集》8-1，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法鼓山的方向》，《法鼓全集》8-6，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法鼓家風》，《法鼓全集》8-11，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法鼓山的方向II》，《法鼓全集》8-13，臺北：法鼓文化，2002年光碟版。

釋聖嚴，《我願無窮——美好的晚年開示錄》，臺北：法鼓文化，2011年。

釋聖嚴，《觀音妙智——觀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講要》，臺北：法鼓文化，2010年。

二、當代學術著作

于君方著，陳懷宇等譯，《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北京：